



檢查者 李元衡
覆查者 譚新嘉

書名 容齋隨筆 (第一式) 冊 共存肆冊

刊寫時代 宋刊大字

裝式 線裝 線視

卷數 第壹至第伍

葉數 叁拾捌葉

行格 半葉拾行行三拾壹字

高廣 高半寸四分 廣壹尺八分

邊口 左右雙線白口上標字數下口有刊工石以第壹至第伍下標若齋隨筆卷第壹卷第壹葉第壹行第壹字

印章 首尾有本館朱人共計

其他標識 角收已修

及狀況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叁月拾伍日



容齋隨筆卷第三十一則

進士試題

唐穆宗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舉放進士鄭即等
三十三人後以段季昌言其不公詔中書舍人王起知
制誥白居易重試駁放盧公亮等十人貶徽汀州刺史
白公集有奏狀論此事大略云伏料自欲重試進士以
來論奏者甚眾蓋以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彙兼得通
書得通書則想慮必周用書無則文字不錯亦重試之
書彙亦容一字未燭只許兩條迫促驚惶幸皆成就
若以禮部所試事校不同及校校以彙等物又以為孤

竹管賦出於周禮正經闕其程試之文多是不知本末
不知唐言進士許挾書及見燭如此國朝淳化三年
太宗試進士出庖言日出賦題孫何等不知所出相率
扣殿檻乞 上指示之 上為陳大義景德二年
御試天道猶張弓賦後禮部貢院言近年進士惟鈔略
古今文賦懷挾入試昨者御試以正經命題多僧所出
則知題目不示以出處也大中祥符元年試禮部進士
內出清明象天賦等題仍錄題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祐
元年始詔御藥院御試日進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
給之更不許上請

儒人論佛書

韓文公送文暢序言儒人不當舉浮屠之說以告僧其
語云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
之何故謂吾徒而來請也元微之作永福寺石壁記云
佛書之妙奧僧當為予言予不當為僧言二公之語可
謂至當

和歸去來

人好和歸去來詞予最敬是以道所言其答李持國
書云此一愛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
僕所未喻也建中靖國間東坡和歸去來初至京師其

門下賓客從而和者數人皆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
一日請人曰前美參寥忽以所和篇示予予同賦予謝
之曰童子無意位先生無意行與吾師無異也東坡一人
於淵明問可也公家即...
梅不先與公...
公謂陶公...
時繪畫以歸去來...
小詩皆不得正中老地

四海一也

海一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墜下所謂東北南三海

其實一也北至於青冷則去北海南至於交廣則去南
海東漸吳越則云東海無由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
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之漢西域傳所云蒲昌海疑亦
溥居一澤爾班超遣甘英往條支臨大海蓋即南海之
西云

李太白

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
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按李陽水作太
白集序集序云陽水試絃歌於當塗公疾亟景雲卷
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為序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

謂善兄弟之讓則惡父子之爭可知失其旨矣其意為不可曉

商頌

宋自微子至戴公禮樂廢壞止考甫得商頌十一篇於周之太師後又亡其十一孔子時所存才五篇爾宋商王之後也於先代之詩如是則其它可知夫子所謂商禮吾能言之宋不足證也蓋有歎於此祀以夏后之裔至於用夷禮尚何有於文獻哉邾國小於杞宋少吳氏遠於夏商而鳳鳥名官邾子枚數不忘曰吾祖也我知之其亦賢矣

俗語有所本

俗語謂錢一貫有時曰千一千二米一石有時曰石一石二長一丈有時曰丈一丈二之類按考工記及長尋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及長丈二史記張儀傳尺一之檄漢淮南王安書云丈一之組匈奴傳尺一檣後漢尺一詔書唐城南去天尺五之類然則亦有所本云

鄱陽學

鄱陽學在城外東湖之北相傳以為范文正公作郡守時所創學致國史范公以景祐二年乙亥歲四月知饒州四年十二月詔自今須藩鎮乃得立學他州勿聽是

月范公移潤州余襄公集有饒州新建州學記實起於
慶曆二年之酉歲其郡守曰都官員外郎張君其略云
先是郡先聖祠宮棟宇廢剝前守亦嘗相土而未遑締
治於是即其基於東湖之北偏而經營之淳熙人金君
卿郎中作郡學莊田記云慶曆四年春詔郡國立學時
守都官副郎張侯始營之明年學成以余公記合范
公在饒時延君卿置館舍使公有意建學記中且無一
言及之蓋是時公既爲執政去郡十年夫所謂明前守相
土者不知爲何人

國忌休務

刑統載唐大和七年勅准令國忌日唯禁飲酒舉樂至
於科罰人吏都無明文但緣其日不合釐務官曹即不
得決斷刑獄其小小答責在禮律固無所妨起今以後
縱有此類臺府更不要舉奏舊唐書載此事因御史臺
奏均王傅王堪男國忌日於私第科決作人故降此詔
蓋唐世國忌休務正與私忌義等故雖刑獄亦不決斷
謂之不合釐務者此也今在京百司唯雙忌作假以其
拜跪多又晝漏已數刻單已獨二省歸休耳百司坐
曹決訟與常日亡異視古詎爲不同元微之詩云縛遣
推囚名御史狼藉囚徒蒲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又可

證也

漢昭順二帝

漢昭帝年十四能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書之詐誅桑羊上官桀後世稱其明然和帝時竇憲兄弟專權太后臨朝共圖殺帝帝陰知其謀而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獨知中常侍鄭眾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時亦年十四其剛決不下昭帝但范曄發明不出故後世無稱焉順帝時梁商為大將軍輔政商以八黃門曹節用事於中遣子異與交友而宦官忌其寵反欲害之中常侍張達漢政楊定等與左右連謀共誅商及中常侍曹騰蓋

貴去欲誅殺之請帝許而帝曰此非帝曰之罪也又曰親戚貴戚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知之耳達等知言不用遂出榜詔收縛騰貴帝遂殺之此書元與昭帝相類霍光忠於國而為子異覆其宗又相似但順帝復以政付異其明非昭帝比故不為人所稱

三太后之賢

王莽女為漢平帝后自劉氏之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故懼傷京為嫁之后不出日及莽敗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楊聖女為周宣帝后知其父有異圖意

既不平形於言色及禪位憤慨逾甚堅內其愧之欲奪其志右江吳不許乃止李昇女為吳太子妃昇既薨吳封為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三則於神而等三女之事略同可畏而仰彼為其父不亦所四其愧乎

賢父兄子第

宋謝瞻為右衛將軍瞻為吳郡太守家貧客輻湊之瞻為政清以名無多而人以為其門戶之福邪乃以瞻為門戶之福公裕特之瞻為政清以名無多而人以為其門戶之福邪乃以瞻為門戶之福公不療而卒此果覆其六類於孝武有以貴其父延

之常語之
竣見官客盈門以管向未起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遂驕傲如此其能久乎竣竟為孝武所誅延之瞻可謂賢父兄矣隋高祖拜為僕射其母戒之曰汝富貴已極有一破頭爾頰由是常恐禍變及羅能免為民歡然無恨色後亦不免為煬帝所誅唐潘孟陽為侍郎年未四十母曰以爾之材而位丞郎使吾憂之嚴武卒母哭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為官婢二者可謂賢母矣褚淵幼讀道成冀宋為齊淵從弟炤謂淵子貴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及淵為司空炤

歎曰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淵卒世子貴與其父失節朕除遂不仕以爵與其弟屏居終身齊王晏助明帝奪國從弟思遠曰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及拜歸驛將軍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武欲害自裁若從其請豈有今日思遠曰如阿武所見今猶未晚也思微曰世及於勸人死者晏果為明帝所害思遠謂思微弟父

蔡君謨帖

蔡君謨帖云竊昔之為諫臣與今之為詞臣一也為諫臣有言責與人自見疎今無言責出人見親襄之於

人亦始見之而人之觀故有以異也觀此帖乃知昔時居憂諫者為人所疎如此今則反是方為此官時其門揮汗成雨一徙它局可張爵羅風俗始薄其美又有送荔枝與昭文相公一帖云襄再拜宿來伏惟台候起居萬福閣中荔枝唯陳家紫號為第一輒獻左右以伸野芹之誠幸賜收納謹奉手狀上聞不宣襄上昭文相公閣下是時侍從與宰相往還其禮蓋如晉代今之不惜奇禮吁可厭哉

親王與從官往還

神宗有御筆一紙乃為穎王時封還李受門狀者狀云

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李受起居皇太子
而其夕封題曰台銜回納下云皇太子忠武軍節度使檢
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潁王名謹封名乃
親書其後受之子覆以黃緞進故藏子顯謨閣先公得
之於燕始知國朝故事親王與從官往還公禮如此

三傳記事

秦穆公襲鄭晉納郟捷於晉得所止略相似左氏書秦
事曰杞子自鄭告秦曰滑師之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
蹇叔蹇叔曰勿勞師以襲遠非所利也且行千里其誰不
知公辭焉乃召孟明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孟子吾見師之出

而不見其入也公曰爾何知中書爾墓之木拱矣蹇叔
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穀穀有二陵焉
必死是間余以爾骨焉秦師遂東公羊曰秦伯將襲鄭
百里子與蹇叔交一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
伯怒曰若爾之年者竿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
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穀穀擊
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
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
之木也穀梁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
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家木已拱矣何

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於
穀之藪險之下我將尸女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
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為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
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其言邾事
左氏曰邾文公元妃齊姜卒定公二年齊宣公生捷菑文
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齊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
乘納之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
祥乃還公羊曰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捷菑于
邾妻力沛然若有餘而納之邾妻人辭曰捷菑且出也
獲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捷菑也四獲且也六十以大
國至之則不知齊晉孰有之也其則皆貴矣雖然獲且
也長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
去之穀梁曰長穀五百乘歸地于宋鄭勝許晏入
千乘之國欲變人之王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捷
菑晉出也獲且齊出也獲且正也捷菑不正也子謂秦
之事穀梁紆餘有味邾之事左氏謂簡而切欲為文記
事者當以是觀之

張嘉貞

唐張嘉貞為并州長史天兵軍使明皇欲相之而忘其
名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聞其風操今為北方大將

加皇子榮王已下官爵令宰相及朝官工書日者就集賢
院寫身以進於是宰相張九齡裴耀卿李林甫朝士
蕭太師高本尚書高崔少保陳黃門希烈嚴中書挺
之張兵部均等下太常院褚禮議庭壽等十二人各爲一
通裝縹緗內下... 相箱各三百匹餘官各二百
匹以唐書... 是... 並授開府儀同三司詔詣
東宮尚書... 上日... 官... 供張設樂悉拜王府
... 而... 事

典章輕廢

典章故事有一時廢革遂不可復者牧守銅魚之制新
除刺史給左魚到州取州庫右魚合契周顯德六年詔
以特降制書何假符契遂廢之唐兩省官上事宰相送
上四相共坐一榻各據一隅謂之挹角晉天福五年勅
廢之

空齋隨筆卷第三

容齋隨筆卷第四

張浮休書

張芸叟與石司理書云頃游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每聽
歐陽文忠公司馬溫公王荊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爲多
唯歐陽公多談吏事既以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
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
事所未論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
之夫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
方壯年亦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
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及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

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
且夷陵荒遠禍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
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是時蘇明允父之亦在焉嘗
聞此語又有荅孫子發書言多論資治通鑑其略去温公
嘗曰吾作此書唯王勝之嘗閱之必為自餘君子求乞
欲觀請未終紙已欠伸曰心睡矣書十九年方成中間受
了人多少語言陵藉士之此兩事士大夫罕言之浮休
集百卷無此二篇今豫章所刊者附之集後

温公客位榜

司馬温公作相日親書榜彙揭于客位曰訪及諸君若

古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正其言者請以奏牘聞於朝
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但以
私書龍諭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
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符內自當訟佩服政行至
於整會官職差違理宜舉名凡平身計並請一兩進狀
光得與朝省眾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
某再拜咨白乾道九年公之曾孫叔出鎮廣州道過贛
獲觀之

李頎詩

歐陽公好誦唐嚴維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及

揚衡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以為不可及于絕
喜在頌詩云遠望空坐長夜叩聲孤坐於東海水看
取淺深愁且作客涉遠道思常欲飲其酒於寺中夜
不能寐起坐悲惻而聞鐘聲山僧其為一也佛抱不言
可知而此兩句十字中而得此思深亦非過語也

山中用菜羹字

劉夢得六時中用菜羹字者凡二人杜荀鶴詩把菜羹
子細看王維詩中用菜羹字者二人朱放詩他年少相
菜羹三月川用杜公為揚州刺史人上之川用此言又十
餘家漫得于後王昌齡詩中用菜羹字者二人朱放詩他
年少相菜羹三月川用杜公為揚州刺史人上之川用此言

晚易詩古詩
衡強補菜羹
那敢補菜羹
口香周賀
菜羹
更凡作幾年
以滌髮希
同部簡不解獻菜羹
菜羹冷吹溪
其不伴矣

鬼宿度河

宋蒼梧王嘗七夕夜令揚玉夫伺織女度河曰見當報
我不見當殺汝錢希白洞微志載蘇德哥為徐肇祀其
先人曰當夜半可已蓋俟鬼宿度河之後霍公巽作祭
儀十卷云或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度河

爲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候之葉少
蘊去公巽博學多聞授證書有權不可詐轉同業所見
必過人予上系天上經生終言不劫無悔始大西行亦曾
見於南司亦不見於東秋於...
所謂渡河...
其理則...
儒碩...
河生...
至今...
詞之過故社...
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蒙隴蓋自
洞曉其實非它人比也

府名軍額

雍州軍額曰永興府曰京兆而守臣以知永興軍府事
兼京兆府路安撫使結銜鎮州軍額曰成德府曰真定
而守臣以知成德軍府事兼真定府路安撫使結銜政
和申始正以府額爲稱荊州軍額曰荊南府曰江陵而
守臣則曰知荆南通判曰通判荆南自餘掾幕縣官則
曰江陵府淳熙四年始盡以江陵爲稱孟州軍額曰河
陽三城無府額而守臣曰知河陽軍州事陝州無府額

而守臣曰知陝州軍府事法令行移亦曰陝府

馬融皇甫規

漢順帝時西羌叛遣征西將軍馬融與將十萬人討之武
都太守馬融上疏曰賢處留滯必有清叛之變臣願
請賢所不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並力率厲三
旬之中必克破之從賢果與羌戰敗父子皆沒羌遂
寇三輔燒園陵諸武都太守趙冲督河西四郡兵追擊
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
戎未勦策其將反馬賢始知其必敗願假臣屯列坐
食之與五千出其不意與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

曉習可不煩方寸之印又京之賜可以濟眾者不能用
趙冲擊羌不利羌寇充斥涼部震恐冲戰死累年然後
定案馬融皇甫規之言曉然易見而所請兵皆不過五
千然說不肯從乃知宣帝納用趙充國之冊為不易得
所謂明主可為忠言也

孟蜀避唐諱

蜀本石九經皆孟昶時所刻其書淵世民二字皆缺畫
蓋為唐高祖太宗諱也昶父知祥嘗為莊宗明宗臣然
於存身歸源字乃不諱前蜀王氏已稱帝而其所立龍
興寺碑言及唐諸君亦皆平關乃知唐之澤遠矣

翰苑親近

白樂天渭村退居寄錢翰林詩叙翰苑之親近云曉從
朝興慶春陪宴栢梁分庭皆命婦對院即儲宮三貴王冠
浮動親王轡開裝金鈿相照耀朱紫間炭爐毬簇桃花
騎歌巡竹葉觴窪銀中貴帶昂黨內人挺賜襖東城下
頒醕曲水傍樽鼎分聖酒妓樂借仙倡蓋唐世宮禁與
外廷不至相隔絕故杜子美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
御座引朝儀又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
而學士獨稱內相至於與命婦分庭見貴王冠服內人
重粧假仙倡以佐酒它司此也

空齋阿堵

寧馨者阿堵晉吳閭人語助耳後人但見玉行指錢有舉
阿堵物却又山濤見衍曰何物老媪生寧馨兒今遂以
阿堵為錢空齋兒為佳兒不然也前輩詩語言少味
無阿堵米空相看有此君又家無阿堵物門有空馨兒
其意亦如此宋廢帝之母王太后疾篤帝不往視后怒
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空馨兒觀此豈得為佳
顏長康畫人物不點目精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猶
言此處也劉真長譏殷淵源曰田舍兒強學字又作爾者
語又謂桓温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關戰來勝玉璽與可

充語曰正自爾馨主恬嬉主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馨
來捉人臂至今吳中人語言尚多用馨馨字為問猶言
若何也劉夢得詩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馨馨
蓋得其義以馨字作平聲讀

鳳毛

宋孝武時賞謝鳳之子超宗曰殊有鳳毛今人以子為
鳳毛多謂出此世說王劭風姿以其父道遠在温曰大
奴固自有鳳毛其事在前則與此不同

牛米

燕慕容皝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稅其什之八自有牛

者稅其

過稅其什之八自有牛者什之八不取其七也予觀今
吾鄉之俗凡畝人耕田十畝其五而用土生者取其六謂
之牛米其言法也

為文於空過等

文士為文有於空過者其難盡文公六能免如石鼓歌極
道宣王之事傳之於孔子西行不到秦倚樵星宿遺
羲娥陋儒編詩不收拾二雅禱迫無委蛇是謂三百篇
音如皇伯獨此詩如日月也二雅禱迫之語尤非所宜
言今世所傳石鼓之詞尚在豈能出言曰車攻之右安

事出之予案澶淵之役乃景德元年九月是時萊公為
次相欽若為參政閏九月欽若判天雄二年四月罷政
三年萊公罷相欽若復知樞密院至天禧始拜相距景
德凡十四年其一事者沈括筆談云向文簡拜右僕射
真宗謂卿上少高武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敏
中應甚喜焉武裝朝往候之四則前然明日再對

上笑曰向敏中人而官職存中自注云向公拜僕射年
月未詳考於國史則見中書記昇天禧元年八月而是
年二月王欽若亦加僕射予案 真宗朝自敏中之

前拜僕射者六人口口端李沅王口皆自宰相轉陳堯叟

及敏中時... 降制是時李... 筆談又... 時... 輔臣... 價直數... 人之下... 還京別賜... 上願... 真宗巡幸西京大中祥符元年巡幸泰山四年幸河中

可書也雖特真公清無一可議然特張禹孔光胡廣之
流六

晉文公

晉公子重耳自狄適它國凡七衛成公曹共公鄭文公
皆不禮焉齊桓公妻以女宋襄公贈以馬楚成王早之
秦穆公納之卒以得國衛曹鄭皆同姓齊宋秦楚皆異
姓非所謂豈無他人不如同姓也晉文公卒未幾秦師
伐鄭滅滑無繆晉事立日先軫以為秦不哀吾喪而伐吾
同姓背秦大出使襄公黑襄經而代之雖幸勝於般終
啓焚舟之戰兩國六兵不復修睦者數百年先軫是年

死於狄

晉文公

蜀劉禪時... 獲為夷漢所服
七戰七擒... 蜀志所載止於
一時之事國朝淳化... 遣嘉
州士人辛怡顯使於南詔... 趙公美以
書來迎云高境有暹水... 武侯飛曰非負獻征討
不得輒渡此水若必欲過須致祭然後登舟今遣本部
軍將齊金龍一條金錢三十文并設酒脯請先祭享而
後乃知南夷心服雖千年如初嗚呼可謂賢矣事見怡

總所作雲南錄

二疏贊

作議論文字須考引事實無差忒乃可傳信後世東坡先生作二疎圖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旆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超卓如此然以其時考之元康三年二疎去位後二年蓋竟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三年楊愔誅方二疎去時三人皆亡恙蓋先生又如傾河不復劫常人尋闕質究也

李公茂南

唐天寶中南詔叛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之喪士卒六萬人楊國忠補其敗狀仍叙其戰功時募兵擊南詔人莫肯應募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詔軍所行者愁怨所在哭聲振野至下三載劍南留後李元

定將兵七萬往擊南詔詔誘之深入閉壁不戰必擄盡士卒

瘡痍及飢死什七八乃引還竄詔擊之必被擄全軍皆

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兵討之此通鑑所紀舊

唐書云李元定兵擊蠻於西洱河糧盡軍於馬足陷橋

南問羅鳳所擒新唐書亦云元定敗死於西洱河子案高

適集中有李元定南征蠻詩一稿序云天寶十一載有

西南夷丞相楊公兼節制之寄以奏前送南太守李
公涉海自交趾擊之往復數萬里十二載四月至于長
安君子是以知廟堂使能而李公効節于杰斯人之舊
因賦是詩其略曰肅穆廟堂上深沉節制雄遠今感激
上得建非常功敵行天海外轉戰靈夷中長驅大浪破
急擊群山空餽道忽已遠縣軍垂欲窮野食掘田鼠哺
餐兼焚僮收兵列亭候拓地彌西東瀟水夜川涉交州
今始通歸來長安道召見甘泉宮其所稱述如此雖詩
人之言未必皆實然當時之人所賦其事不虛虛言則
必蓋歸至長安未嘗敗死其年又非十三載也味詩中

楊公餐僮

知糧... 非勝歸明甚

彭器資尚書... 浮梁巧燒菱顏色
此瓊玖因官射利疾眾喜君獨不少老爭歎息此事古
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言自來作知縣不買菱器者一人
君是也作瓊州不買者一人今程少卿嗣宗是也惜乎
不載許君之名

名齋隨筆卷第四

漢書

其內親及在朝者或與唐者相不待前說然前六君
子皆終于位而姓家相明皇皆不過二子以二子及
朝吏受賂其能治者宋臣以嚴禁惡錢及疾負罪而
妄訴不已者明皇西後入獄而罷之二公然身不復
用宋公罷相時年才二十八後十七年乃薨繼之者如
張嘉貞張說源乾曜王綬宇文融裴光庭蕭嵩牛仙客
其才可勝矣唯許遠李元紘無賢亦皆介斷自守者
韓瑒雖而不與焉皇皇而更索可下世哉蕭何王死所

惟賢唯德與參魏而同心輔政安高無議事必曰然如母
莫能集之悲崇避位焉宋公自代唯賢知賢宜後人之
莫及也

六卦有故

易乾坤二卦之下繼之以屯蒙需訟師比六者皆有故
聖人防慮備險之意深矣

晉之上與秦隋異

自元寇及今天下裂而復合晉以州郡之七戰國秦
合之漢之末分為三國晉之亂分為十餘國爭
戰三百年隋合之唐又分殊之國本朝合之然

秦始皇一傳而為胡亥晉武帝一傳而為惠帝隋文帝
一傳而為煬帝皆破亡其社稷獨本朝九傳百七十年
乃不幸有靖遠之禍蓋三代以下治安所無也秦晉隋
皆相似然秦隋一二即掃地晉之東雖曰牛繼馬後終
為守司馬氏之祀亦百有餘年蓋秦隋毒流四海天實
誅之晉之八王擅兵孽后盜政皆本於惠帝皆蒙非得
罪於民故其二也與秦隋獨異

上官桀

上官桀為未央殿令武帝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
空上大老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故下吏桀頓首曰臣聞

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
以為忠由是親近至於受遺詔輔少主義縱為右內史
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縱以
我為不行此道平銜之遂坐以亡事弃市二人者其始
獲罪一也策以一言之故起用而縱及誅可謂幸不幸
矣

金日磾

金日磾没入宮輸黃門養馬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
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
日磾容兒甚嚴馬又肥好上奇焉即日拜為馬監後受

遺輔政日磾與上官桀皆因罪而死武帝之取人可
謂明而不遺矣

漢宣帝忌昌邑王

漢廢昌邑王賀而立宣帝賀居故國帝心內忌之賜山
陽太守張敞璽書戒以謹備盜賊敞條奏賀居處著其
廢亡之効上知賀不存忌始封為列侯光武廢太子彊
為東海王而立顯宗顯宗即位特彊賜厚宣顯皆雜霸
進治尚剛嚴獨此事顯優於宣多矣

平津侯

孫平津本傳稱其意忌內深殺王父偃徙董仲舒皆

其力然其可稱者兩事武帝置蒼海朔方之郡平津數
議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使來實臣
等難之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使若是願罷西南夷
專奉朔方上乃許之下式上願輸家用助邊並合
主意上以語平津問以此非人情不悅位不可以為
化而亂法願勿許乃罷武帝好其功而能如是
既之後世足以為賢相矣惜不以武中此本傳中

韓信別論

世言韓信伐趙趙武君請以晉為封障口絕其糧
運成安君不聽使請入窺知其不用成武君策還報

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遂勝趙使廣武計得信且成禽
信蓋自言之矣周瑜拒曹公於赤壁部將黃蓋獻火攻
之策會東南風急火燒操軍遂敗使天無大風黃蓋
不進計則瑜未必勝是二說者皆不善觀入者也天以
韓信敵陳餘猶以猛虎當羊豕爾信與漢三語請其舉
燕趙正使井陘不得進必有它奇策矣其與廣武君言
曰向使成安君聽計僕亦禽矣豈讓以未三三之詞也
方務權謀計於周瑜瑜已言深言行四患將軍會之宜
今日劉備見瑜恨其兵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
成之正使無火攻之說其必有以制勝矣不然何以

為信瑜

漢武賞功明也

衛青為大將軍霍去病始為校尉以功封侯青失兩將
軍亡翕侯功不多不益封其後谷以五萬騎深入去病
益封五千八百戶裨校封侯益邑者六人而青不得益
封更卒無封者武帝賞功必視法如何不以貴賤為高
下其明白如此後世處此必曰青又為上將俱出塞致
命正不厚賞亦當有以尉其心不然它日無以使人蓋
失之矣

周召房杜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亦稱此二相則刑措
四十年刑措作十下不言可知唐止觀三年二月房元
齡為左僕射杜如晦為右僕射魏徵參預朝政觀此三
相則三百年其美之盛概不可見矣

代書同文

三代之時天下書同文故春秋左傳所載人名字不以
何國大氏皆同鄭公子歸生魯公孫歸父蔡公孫歸生
楚仲歸齊折歸父皆字子家楚成如鄭公子嘉皆字子
鄭公孫段丘段宋褚師段皆字子石鄭公子喜宋樂
皆皆字子罕楚公子黑肱鄭公孫黑孔子弟子狄黑皆

守子哲魯公子軍鄭公孫揮皆字子孫邾子克楚闔克
王子克宋司馬之臣克皆字曰成晉籍偃假鄭公
子偃吳言偃皆曰成皆字曰成皆字曰成皆字曰成
楚公子側皆字曰成皆字曰成皆字曰成皆字曰成
曰牛顛無皆字曰成皆字曰成皆字曰成皆字曰成
成皆字曰成皆字曰成皆字曰成皆字曰成皆字曰成
皆字曰成皆字曰成皆字曰成皆字曰成皆字曰成
虞肥鼓國皆字曰成皆字曰成皆字曰成皆字曰成
為王城而有皆字曰成皆字曰成皆字曰成皆字曰成

李後主與武帝

東坡古李後主與武帝一詞云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
奏別離歌對宮娥以為後主生國恩滿於廟門
之外謝其民而後行乃對宮娥聽樂形於詞曰予觀梁
武帝啓後景之禍塗炭江左以致覆亡乃曰自我得之
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其不知罪已亦甚矣嘗觀嬰救漢文
矣夫人諫止之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梁

或用此言而非也

詩什

詩二雅及頌前三本題曰其詩之什陸德明釋云歌詩之作非止一入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為一卷也什今人以詩為什或雜與心人所作為佳非也

易舉正

唐蘇州司戶鄧京有周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之康伯手寫注定傳授其本比後今世者不及其賈舉人等本或將注與注用法作他家中間以下反居其上之類內後注我知處於前原有說遺言

顛倒謬誤者依定本舉正其訛凡一百三節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言此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无咎元本之字行書向下引脚稍類言字轉寫相仍故誤作言觀注義亦全不作言字釋也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音音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也天文也少明以止人文也注去剛柔交錯而成文天之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一句坎卦習坎上脫坎

姤九四包失魚注二有其魚故失之也今本誤作无
於九三往來正今本作來反困初六象曰入于幽
谷不明也今本谷字下多幽字鼎彖聖人亨以亨上帝
以養聖賢注云聖人用之上以享上帝而下以養聖賢
今本正文多而大其二字故注文亦誤增大其二字
彖曰不喪匕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注云
脫不喪匕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注云
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以止巽乃善今本正文脫風字
豐亨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文脫志字中孚彖解
魚吉信及也今本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彖柔得中

是以前小者也今本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
象曰濟濟不濡也注陽已止下故也今本正文作
已上故注亦誤作陽已上故止也既濟象曰既濟身小
小者耳也今本脫一小字擊辭一多譽四之懼注云懼
近也今本誤以首也為正文而注中又脫懼字雜卦
蒙稚而著人本稚誤作雜字字誤於福州道藏中見此
書而傳之及在後首見見公武所進易解多有用之世
罕有其書也

其惟聖人乎

乾卦其惟聖人乎魏王肅本作愚人後結句始作聖人

陸德明釋文

且言卦

易說卦荀爽之家集解乾為木星一下更有四曰為龍
為車為衣為一細絲為一曰為北為迷為方為囊為裳
為黃為帛為紫震為雷曰為下為鶴為鼓雷後有二
曰為揚為鶴以後有八曰為為律為可為棟為叢棘
為狐為疾為為一曰為後有一曰為牛良後有二曰
為鼠為虎為狐兌後有一曰為常為輔頰汗一常西方
神也陸德明以其與王弼本不同故載於釋文余案為
龍與乾同故虞翻干寶本亦作龍

元元之災

後漢鄧禹傳禹為太僕元元之災人士飢荒死
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畔皆屬漢元元即元元也
古書字當無其者即元字之下為小字言此字當
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元元或同之陽九或附之
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此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
為一字明驗也漢碑有揚子受石門頌六中遭元元西
夷虐殘孔耽碑六遭元元一輒斬人民相食趙明誠金石
錄云若讀元元元不成之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注未
必然也案王充論衡恢國篇云今上嗣位元元之間嘉

從布流三年零陵生之草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之後
生六年黃州見蓋章帝時事考之本紀所書建初三年
以後諸瑞皆同則知所謂元一者謂建初元年一年也
既稱嘉德布流以致祥瑞其為非災眚之祥益可決疑
安帝永初元年一年先零滇羌寇掠郡國城居大水鄧
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
元年二年也凡漢碑重文下皆用小二字豈有范史一
部唯獨一處如此元一况永初作隸釋論之其詳于脩國
史日撰 欽定紀略用靖康元二之禍實本于此

聖人汗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
好趙岐注云二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汗下也言二人雖
小汗不平亦不至於其所好阿私所愛而空譽之詳其
文意足以識聖人是一句汗下也自是一節蓋以下字
訓汗也其義明甚而老蘇先生乃作一句讀故作三子
知聖人汗論謂三子之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絕之
境徒得其下焉耳此說竊謂不然夫謂天子賢於堯舜
自生民以來未有可謂大矣猶以為汗下何哉程伊川
有若等句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為阿好而
其說正與趙氏合大抵漢人釋經子或省去語助如

氏箋毛詩奄觀銜艾云奄又觀多也蓋以又訓奄以
訓觀近也其啓宗有補禮部韻略於淹字下添奄字
云又觀也亦是誤以箋中五字為一句

卅卅卅字

今人書二十字為卅二十字為卅四十為卅皆說文本
字也卅音入二十并也卅音先合及三十之省便古文
也卅音先立及數名今直以為四十字案秦始皇凡刻
石頌德之辭皆四字一句泰山辭曰皇帝臨位二十有
六年琅邪臺頌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之粟頌曰維
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東觀頌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

金稽頌曰德惠脩長三十七年此中記所載每句
者輒五字一句皆得泰山詞石本乃書為廿有六歲
其餘皆如其而太史公誤易之或後人傳寫之訛耳其
實四字句也

卅字省文

卅人作字省文以爲卅為卅以處為卅以與為卅凡章奏
及程文書冊之類不敢用然其實皆說文本字也許叔
重釋卅字云古文処字云止也得凡而止或從處与字
賜于也止與同然則當以省文者為正

負劍辟世

昭禮記重事曰負函辟呼詔之鄭氏注云負謂置之
於背劍謂之於旁辟呼詔之謂傾頭與語口旁曰呼
陽公作其公龍馬肝表去回顧乳者劍以而立於旁
用此義今廬陵石刻由行衛州所刊六一集已得其
真或者不曉遂易劍為抱可歎也

國初人至誠

真宗時并州謀師上謂輔臣曰如張齊賢溫仲舒皆可
任但以其嘗歷朝廷或在國辭宜召至中書詢問願往
則授之及召二人至齊賢辭以恐為人所讒仲舒曰非
敢有辭但在尚書班已十年若得改官端擬賜都部署

借賞此最甚焉

釋沙門

齊積經說僧之無行者曰譬如麥田中生稗麥其形似
麥不可分別爾時田夫作如是念謂此稗麥盡是好麥
後地穰生爾乃知非如是沙門在於衆中似是持戒有
德行者施主見之謂盡是沙門而被惑人實非沙門是
釋沙門此喻甚佳而文士解書引用聊志於此

隨筆卷第五